

何炳松与《史地丛刊》

麻星甫

何炳松先生于1917年9月至1922年8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（北京师范大学前身）教授西洋史和英语等课程，先后任史地部、英语部、国文部的教务主任和史地部代主任。在此期间，正值“五四”运动爆发，爱国浪潮席卷全国，新文化运动蓬勃兴起，各种新思潮不断涌现，广大爱国知识分子不懈地寻觅救国之路。北京高师的学生站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前列，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。何炳松先生对这一伟大爱国运动热烈称道：“当民国八年时我国国民愤巴黎和会把山东权利让与日本，群怨政府中二三个人断送国权激昂已极，北京大学等校学生遂先起而抗争，风声所播，全国响应。竟引起全国学界、商界和工界的罢学、罢市和罢工，成为我国教育史上一段极光荣的史迹，这就是‘五四运动’。自新文化运动起而学生的知识欲勃起，研究学术的兴味颇浓。自‘五四运动’起而学生对于国事热情增高，民族主义的觉悟更加深刻。这都是民国十年以前我国大学教育上最重要的成绩”（《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》）。

北京高师师生在“五四”运动的影响下，办起一批进步刊物，史地部师生组织的“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史地学会”于1920年6月创办了不定期刊物《史地丛刊》，它刊登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，在北京高师的刊物中是较为突出的。何先生时任编辑部主任。我们至今见到的仅有4期，第一卷3期，第二卷1期（1922年6月）。该刊以介绍新思想为宗旨。何先生撰写了《发刊辞》，表明：研究历史应推求过去，以谋现在，而测将来。研究地理应观察地理与文化之间的关系，以资借镜，而谋改善。同期还刊登了他的《西史小记》一文。在《发刊辞》之后，首篇文章名为《唯物的历史观与科学的历史》，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。指出：“马氏历史观——马氏的历史哲学的方法和原理——的发明，可算是他一生最大的创造与贡献；许多的学问（如历史社会学等）不能用一定的法则说明的，不能成为科学的；一旦得着他这唯物史观，也就能用一定的法则说明了，也自然就能成为科学了；他这不是为学问界开了一个新纪元吗？”文章认为唯物的历史观的诞生，成为一切社会科学的指南针。它还说：“唯物的历史观，以社会组织的变迁由于经济构造的变迁，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程度而决定。物质的经济结构一变，其他以他为基础的种种精神的构造都随之而变。历史学得了这个经济中心论的大原则，于是对于这历史上纷如乱丝的现象，就若网在纲，有领可掣了。历史上从前不能说明的，至此也可以说明。从前没有普遍的原则的，至此也有了普遍的原则。于是科学的历史遂于此成立。“作者以极高的热情讴歌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。这一期登载的《本刊启事二》中云“本期题目次序系由何柏臣（何先生别号）先生编定”。

何先生在第2期发表了《从历史到哲学》的译文，第3期发表了《读文史通义札记》，第二卷第1期发表《新史学导言》。第3期刊发了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《苏维埃俄国述略》，始云：“自喀尔马克思社会学说倡出，播下了共产主义的种子，酝酿多年的阶级革命，突于1917年在俄国涌现出来。霹雳一声，耸动天下人耳目。”该文对于俄国革命何以成功？革命后内则纷乱如麻，外则军国主义咄咄相逼，何以能本本其主义建立政府支持至今，而其地位乃日益巩固，其革命的目的和手段，成功后的对内对外政策等等都一一作了介绍。

同期还以首要地位刊登了《工业革命与近代社会问题》一文，第二卷第1期继续连载。它精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，现摘其脍炙人口的一段，以飨读者：“19世纪中叶，马克思英格耳发表《共产党宣言》，大唱万国劳动团结，登高一呼，万壑俱应，遂典劳动组合之始基，揭社会主义之精髓，流波所至，举世动摇，如豁雾之旭日，如启蛰之春雷，上聚社会主义千年之总汇，下树社会运动百世之风声；故谓马克思为社会主义之结晶也可，谓之为劳动组合之梁栋亦可。马克思学说之导端，在于《共产党宣言》；而其精粹则在《资本论》一书。《共产党宣言》大意以为‘一部古今历史，皆可作阶级竞争观，并痛斥资本家之横暴，要解除暴力，非联合各国劳动阶级不可。’其《资本论》，则根据剩余价值说及唯物史观，对于现代经济状况，彻底批评，以为资本家之巨资，皆出于攘夺劳动者之剩余价值，而从历史观察，阶级争斗，万难避免，并用科学方法证明社会主义实现之可能。此说一出遂为劳动运动之南针，其焰炽矣。”其立场观点是何等鲜明啊！

何先生主编的《史地丛刊》，在4期中刊发了3篇介绍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的文章，说明他对此是欢迎的，最低限度也说明他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新思想，挽救民族危亡的一种道路来介绍给读者的，足以证明他是追求进步的。

（作者麻星甫，责编杨增书，《暨南学报（哲学社会科学）》，1991年第2期。）